



欧阳

# “倒卧”背后的坐相万千



舒 年

13年前的120集情景喜剧《我爱我家》，如今又成了朋友圈里的热议话题。电视剧通过北京一个六口之家的故事，展现了当时的社会横断面。葛优在第17、18集中饰演一位不速之客纪春生，来到贾家蹭吃蹭喝，人称“倒卧”，而其倒在沙发上的图片，也在13年后再次成为表情包素材——“葛优躺”。

出生在北京的音乐人张伟，在节目中自称当地孩子没坐相，直接出溜儿到底下去了，“拿肚子当电脑桌”，网友们也借此总结出了娱乐圈的“京城四瘫”，除了张伟外，鹿

晗、易烊千玺、张一山都榜上有名。

北京孩子到底是不是喜欢这么倒着，笔者不敢苟同，至少身边人鲜见如此。都说“坐有坐相”，那么，自古至今，标准的坐相到底是什么？

## 跪在席上的标准坐姿

“可怜夜半虚前席，不问苍生问鬼神”，李商隐的《贾生》一诗，讲的是汉文帝和贾谊。当时，君臣二人，就是对坐，汉文帝为了“方便交流”，不停地把椅子往前凑。对，古人就是“坐在”椅子上的，准确地说，是跪在椅子上的。

作为一名33岁就英年早逝的有为青年，贾谊的著作覆盖面极广，其中就包括了“坐姿

指南”——《容经》。《容经》被收入《新书》中，是刘向整理的贾谊文集，这个文集内容颇为广泛，甚至包括了胎教。当然，作为长沙王太傅，贾谊自然也要关注，诸侯王如何“坐有坐相”。

对于标准坐姿，《容经》中是这样说的，“跚不差而足不跌，视平衡曰经坐”，就是身体挺直，双膝跪地，小腿平放在地上，要伸得一样齐，臀部放在脚后跟上，脚掌不要着地。贵族、官员和有身份的士绅，在公共场合都是这么跪着坐的。

这样的坐法，自然用不着椅子，但用得上席子。古人吃饭，自然也要跪坐在席子上，下面摆“筵”，用来铺地。古人摆酒席，不是想摆多少就能摆多少，有钱也不行。天子可以摆九张筵，诸侯只能摆七张，其他贵族依次递减。“筵席”一词，由此而来。

除却应酬，日常生活，席子也不可或缺。三国时候，管宁跟华歆读书时，两人合坐一张席。后来书读到一半，华歆放下书跑到街上去看热闹，于是管宁看不起他，把席子隔开了，用《世说新语》中的话来说，“宁割席分坐曰：子非吾友也。”

不过，最终，管宁成了隐士，征召不出仕，华歆倒成了魏文帝曹丕的相国，位极人臣，被封为侯爵，在禅让大典上，为曹丕献上皇帝印玺的就是他。所以说，有时候坐不住喜欢看热闹，也不是什么坏事。

## 难登大雅之堂的民间坐法

当然，这么跪坐着，时间长了并不舒服。老百姓没有贵族那么多规矩，自然坐姿也就放松了。于是，古人有了各种各样的“变通坐法”，“箕踞”就是其中之一。“箕踞”就是臀部着地，将双腿平放在前面，这种坐姿，今天在体育场所，也是随处可见。

这样坐着的人，往往是不拘小节的“豪放派”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写，荆轲刺秦王，图穷匕见失败后，就是“倚柱而笑，箕踞以骂”，之后才被卫士们杀死。

不过，在有的人看来，这样坐是“坐没坐相”，完全可以“上纲上线”成人品问题。孔子有个老朋友叫原壤，有一次张开双腿坐着等孔子，结果孔子当庭大怒，用拐杖打原壤的小腿，“幼儿不孙弟，长而无述焉，老而不死，是为贼。”大意就是，从小就不懂得谦逊尊长，长大了也是废物，老了更是白白浪费粮食。

在孔子看来，小时没坐相，长大也难有出息。当然，即便如此，孔子也没有彻底放弃原壤这个朋友。原壤的母亲去世了，孔子帮他洗棺木，原壤敲着棺木唱歌，歌词有些不堪。孔子装作没听见走了，身边的人问为何不制止，孔子却说，未失去的亲人才是亲人，未失去的老相识才是老相识。

有的时候，和多年友谊相比，一些小节，只好宽容理解了。除此之外，还有“蹲踞”，就是脚底和臀部着地，两膝上耸，时至今日，这种蹲坐的方式，虽然也是常见，但依然难登大雅之堂。

## 椅子，从舶来品到权力象征

椅子，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舶来品。椅子起源于4600年前的古埃及，古埃及天气炎热，若是坐在地上，想来并不好受。在当时，椅子也是地位的象征。

从埃及到亚述，从亚述到波斯，再到地跨三大洲的马其顿帝国，四处征讨的军人，行走天下的商旅，将这一“先进”工具带到了各地。汉朝经营西域之后，椅子传入中原，被称为“胡床”，成为时髦事物。到了汉灵帝时，别说胡床和胡坐，就是胡舞、胡饭、胡帐，京城的贵

族们都趋之若鹜。

也就是说，当你看到讲春秋战国乃至秦朝的影视剧，人们在小酒馆里坐在椅子上侃大山。那么，不是你穿越了，就是椅子穿越了。

到了唐朝，凳子椅子已经开始走入寻常人家，“椅子”一词也正式出现。坐在椅子上而非坐在地上，成为新的社会礼节形态。到了《水浒传》里，英雄豪杰在酒楼里打抱不平，抄起的已经是椅子而不是席子了。

当然，也有两种说法，分别认为周朝时的齐国和蜀国，就已经有类似凳子一样的器物出现。

椅子到了中原，很快也成了地位象征，因为大家都发现，坐在椅子上，比跪在席子上舒服。并且，坐在高椅子上，居高临下，长幼尊卑自然更加明显。

在汉唐时代，宰相权力重大，地位也高，颇似今天大企业的职业经理人。皇帝任命宰相，要行大礼“拜相”。宰相们与皇帝商议政务时，也是一起跪坐在榻上，坐而论道，后来有了椅子，君臣就一起坐在椅子上开茶话会。

宋太祖赵匡胤上任时，宰相还是有陈桥兵变拥立之功的范质，每次都坐在椅子上和领导讨论事情。有一次，皇帝将他叫到近前谈论事情，趁机撤走了宰相的椅子。从此，历朝历代皇帝走马灯一样地换，但金銮殿上只有高高在上的一把椅子，王公贵族们想坐也坐不得了。

从最早的席子到如今的沙发，国人的坐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良好的坐姿是一种自我尊重的体现，你以什么样的坐姿坐着，别人自然会以什么样的目光来看你。当纪春生倒卧在沙发上时，他的蹭吃蹭喝路也就注定要终结了。

(本文插图:赵春青)

# 向权威致敬

一边儿去，其“截然相反”的另类策略大获成功。诡异之处是，乔老师不是要给大家时尚、个性化的玩意么？结果他自己个性化了，果粉们却全变成了一个模样。

这事儿不知道该怎么说。事实上，所谓的个性化即便不是权威鼓捣出来的，也是权威们发扬光大的，想到多姿多彩的潮人装点着街肆，真的需要感谢个性化的理念。这当然是权威的功劳。再者说了，不说屑丝无知，就算有识，您的话谁听呢？除非您引征某位权威的意见来证明，您着，还是得归到权威的头上。

所以呢，从面对时尚不敏感的我乐见权威洞见。记得早先学习过一个自称洞悉时装世界的专家比尔，说某日在高端宴会中亲自近距离目睹比尔·盖茨的穿衣真容，感慨大人物这方面没有追求。仔细研究的专家结论说，比尔身上挂的既非知名奢侈名称，也不是知名大师之作，更像是随意云云。获悉此事的时候，好像他嘴角是有微笑样子的，本来嘛，穿得齐整就好啦，盖茨大哥自己就是卖东西的商人，应该知道商家的诡计，就像俺，通常是不会为这些物件儿多付出，对，有钱也不会。

可惜高兴劲儿没持续多久。之后不久看到一位宣称与微软大帝有生活密切接触的服饰行家透露，说比尔同志衬衣上和身上都是非常非常小众的顶级专家之作，不仅费用难以考证，连专家的名号都少有外人知道。哦，怪不得同样是专家的你会看走眼了。

这些话说真假不得值较研。这几天热得晕乎，干正事精力不济，闲得无聊就琢磨起这些事儿来。别人穿什么当然不干闲杂人员的事儿，如果果真的如专家所说，显然价值啦、劣劣啦，或者审美上的品读什么的就不是那么回事了，专家都看不出好赖，穿什么又如何呢？就像乔布斯，一身顶级裁缝的精心制作，也没觉得批发的市场的牛仔褲有质的区别不是？

看来权威意见也不是那么容易搞明白，内里的道道可能只有他们自己才清楚。没事儿的时候，估计他们不会像在下一样瞎猜想，而是会端着酒杯聚在某个空地切磋如何引导群氓走上正道。这该不是权威洗脑的图景吧。

至于民众的无知，平民民是不愿意接受的，有什么办法呢？你看人家权威，相左的观点虽然不好理解，但您还是没得选；那些讲着要个性化的思想，传播着时尚化的理论，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激动的族群装进了批量型的模子里。

不只是时尚世界如此，其他很多圈子几乎也是大同小异，想想有那么多经不起说伪的思想共同体摇摇过市，“果粉”就不说了……这让人由衷地佩服权威们，不得不真心向他们致敬。

## 锦州：为百名劳模写诗

本报讯 由辽宁省锦州市职工作家协会组织诗人创作的《我为劳模写首诗》一书近日出版。诗的歌颂对象是全市各行各业的100名市级以上劳动模范。据悉，组织诗人用诗的形式赞美这么多劳动模范，在辽宁省工会系统还是第一家。

“劳模是企业发展的骨干，是实现中国梦的领头人，也应该是文学作品的主人公。”锦州市职工作家协会会长王贺锦这样介绍他们组织开展《我为劳模写首诗》活动的初衷。据介绍，有20余位诗人参加了这次创作活动。

(顾威)

# 夏天：蝉与苦笋

包光潜

## 南竹园的蝉

连绵起伏的小丘上，有大片的竹林——清风修竹、竹海无边的那种。这片竹林在村南头，故称南竹园，它是家乡人的食味园，除了春笋、冬笋之外，还有美味的竹虫，还有每年夏天的破土蝉。

南竹园，不仅有竹海松涛，还有夏日的蝉鸣，它似一张巨大的声网，铺天盖地。行走竹林间，清爽雅致，习习生凉。风化岩砂杂的泥土，十分松散，走在上面，十分舒适，发出的沙沙声完全淹没在蝉鸣之中。这种松软而透气的沙土，非常适合竹子的生长，也便于蝉蛹的潜入或浮出。

少年的我，常到南竹园溜达。尤其是夏天的晚上，我和小伙伴们一起，提上马灯，或执手电筒，蹲下身子，鬼鬼祟祟地穿行在竹林间，或疾或缓，睁大眼睛张望竹子下端缓缓蠕动的破土蝉。这些刚从泥土里拱出的身体，在没有蜕壳羽化之前，近乎半透明，我们称之为破土蝉，实则蝉蛹。不同于蚕蛹的是，蝉蛹破土之前，已在地下生活了好多年，少则二三年，多则七八年。这些生存在地下的蝉蛹，随着季节的变化和取食的需要，总是不断地调整潜伏的深度。到了每年的端午时节，那些已攫取足够能量的蝉蛹，会选择夜晚，破土而出，就近爬上竹竿或其他树干上，最终用两个坚硬而锋利的前爪勾住树枝，蜕皮羽化。

这个过程，如果用高微摄影机拍摄下来，将是十分美妙的。少年的我，也许孤寂，曾于月明之夜，就着飘忽的火把，仔细观察过——一只乳黄色的破土蝉，沿着竹竿一步三磕地向上攀援，在节枝处，它停了下来，六肢紧紧地抱住竹枝，然后将两只前肢徐徐弓曲，成倒钩状。突然间，它的身体发出轻微的破裂声，整个躯体微微翘起，不停地颤动，但始终保持重心的平衡。当透明的蝉头从壳中露出两个红色的眼睛时，我突然有一种冲动，想帮助它早点破壳，结束这漫长而优雅的痛楚。可小朋友们在不停地叫唤，我依依不舍地告别现场。这个夜晚，算我的收获最小，数一数，不超过10个破土蝉。两个小朋友十分犹豫地从自己的布袋里掏出几个给我，而我毫不迟疑地接了过来。

回到家，祖母将那些还在蠕动的破土



蝉，倒进脸盆里，加一些粗盐和井水，上面盖上竹筛子，压上一重物，浸泡一夜。第二天，掀开竹筛子，满盆泥水，不时散发着土腥气。最有意思的是，破土蝉的六肢，个个紧缩收拢，像是人工捆绑似的。经过清洗、晾晒，这些破土蝉的色泽逐渐加深，放进半沸的油中煎炸，颜色金黄至褐色。油炸后的蝉蛹，吃法各有各的不同。那个物资贫乏时代，没那么多讲究的，孩子们直接食用，嚼得津津有味，整个村街都弥漫着香蝉的清香。

今天的人们，食用破土蝉非常讲究，不仅要控制好油炸的火候，还要佐一些自己喜欢的配料，或者利用金蝉再做一些其他的佳肴，譬如五香金蝉，就要添加八角、茴香、花椒、陈皮、生姜、尖椒、食盐等，放在土钵中炖食。

据说浙江永康人，爱吃蝉，尤其是夏天的炒蝉，日食数吨，不在话下。据图片观察，他们食用的大多是成体虎头蝉，个头比较大，不似家乡南竹园的蝉，以青蝉为多，俗称竹叶蝉。我在想，这么大的食量，食材来自何处？我，忽然忧伤。

## 苦笋

50年来，我吃过三次苦笋，一次误食，一次蓄意而为，一次在寺庙。

误食是因为我不识苦竹，拔错了笋，混在其他笋中，剔除笋衣后，大抵没啥区别。粗心的母亲，烹炒时，也没发现，结果端上桌，一家人叫苦不迭。终而弃之，费了油盐，令祖母痛惜不已。

之后，我便开始有意识地识别家乡的各种竹子，如毛竹、箬竹、苦竹、水竹、木竹、箬竹、筴竹、金竹、斑竹等，不仅学会区分竹叶，还懂得细察它们竹竿、竹节、竹枝的差异，以

免再犯错误。

有一年尚未入夏，天气就炎热起来，乡村没有电风扇之类的纳凉设施，有的只是芭蕉扇，不足人手一柄。我浑身生了痱子，又起疱疹，晚上无法入眠，痛苦不堪。祖母给我开水冲葛粉，荷叶屑拌豆腐……我饭后，效果都不佳。她又想起桃树脚有一块背阳的地方，暮春出苦笋，便去拔了一些回家。切成细条状，高火烹调，令我食之，其苦无奈。有时，趁大人不注意，我便悄悄地扔了。说来也奇怪，不到一个星期，身上的痱子、疱疹竟然消失了。

最近一次吃苦笋，是在十年前的一座寺庙里。这座寺庙在池州比较有名，许多人去过，在山顶上，风景秀丽，气候宜人。这些都不要紧，重要的是大年初一，必有一些达官贵人，悄悄地上山，抽签问卦，占卜商机或官运。我陪朋友上山，是在春末望夏之际。他曾遇到一点棘手之事，来过此地，这次是专程叩谢师太的。师太专门为我们做了一回苦笋烩面。食前，我们只知道这是斋面，是师太的拿手素食，一般人难以得愿以偿。一食，朋友皱眉，师太浅笑，不语。下山时，我问朋友，苦笋面咋样？朋友说，开始感觉苦，然后感觉甜，现在回味起来又苦又甜。我不知道师太是否蓄意而为，是否含有高深之义。一直想借机问师太其中奥妙——可师太圆寂了，甚为憾。

近日，读怀素大草，其中有《苦笋帖》，令我想起上述往事。

古代僧尼，吃苦笋当属正常不过了。众多寺庙筑于山，居有竹是许多人的追求，僧尼也不例外。这些竹就有可能苦竹，也可能是僧尼着意栽植，因为苦笋与其他竹笋的食用功能还是有差异的，譬如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里记载：“苦笋味甘苦寒，主治不睡，去面目及舌上热黄，消渴明目，解酒毒，除热气、益气力、利尿、下气化痰，理风热脚气，治出汗后伤风失音。”我想怀素这个不守戒律的和尚，不大可能久居一处，也不大可能种竹的。可他对竹与笋的喜悦，也应该与他人一般。所以，他吃苦笋也是在情理之中。

《苦笋帖》寥寥数字，笔速飞快，墨随心动，疏密得当，挥洒自如。虽有提按，却无半点停顿之痕；字迹线条虚实相济，实者有力无涩，虚者轻盈不弱。读《苦笋帖》仿佛听到怀素急不可待地说：“苦笋及茗异常佳，乃可径来。”临了还没忘记说上客套话：“怀素上。”可想而知，当时身处滢气之地的怀素，多么想即刻得到除热气、益气力的苦笋及佳茗。

赏读《苦笋帖》之余，我又找来有关苦笋的诗词歌赋，如黄庭坚的《苦笋赋》，陆游的《苦笋》诗等。最有诗意的，还是苏东坡“若要不俗又不瘦，顿顿笋烧肉”。这“顿顿笋烧肉”中的笋，不排除洁如玉的苦笋。

(本文插图:赵春青)



敌人变成朋友，也许比朋友更可靠；朋友变成敌人，可能比敌人更危险。 赵春青 画

# 孤独

程 鹏

我孤独地建房子  
我成了城市里的一个建筑者，我把那一份耻辱当成了尊严

如果天空再远一点，我就不再孤独  
如果在村里的一个鸟巢里，盼望着又一个春天

乌鸦最后告别我的时候，它穿了一件灰色的衣裳  
它像是去卡夫卡的城堡，变成一个人的样子

我是一个不会侍弄庄稼的农民了，我在孤独地建房子  
我建完了一栋楼，又拆毁一栋

这样一群特殊孩子创造了不分国界、不分地域的手语，才使得他们有了交际和与人交流思想的语言形式。真好，我能够读懂孩子们的这种特殊语言形式。这让我觉得我比普通学校的老师多了一些幸福指数。

而今，手语已成了我和孩子们交流的主要方式，也成了是一种习惯。

一次，打出租车，我对出租车司机打出“等一等”的手势，出租车从我身边缓缓驶过后，我才醒悟过来司机没有把车停下来的因由，之后，我笑了。原来，有些习惯是一种逐渐养成的不自觉的行为。

也许，比起普通教育，特殊教育的有限手语会让我在教学中遇到一些困难，一些阻碍，可这丝毫不会影响我为这群手语的孩子打开知识门扉的愿望。如果水手的幸福在于战胜了风浪，那么，我的幸福应该就是我的执著，孩子们终于成长了，进步了，走进知识的殿堂了吧。

对于我的这些失聪的孩子们来说，我不

只是引领他们学文化的老师，也是他们生活中的妈妈。

一位已经毕业的失聪女孩，随父母去外地打工。父母给她介绍一个男朋友，她却对她的父母说：“我要先问老师，听听老师的意见。”他们对我的亲近和信赖，对我的终生的托付，有些时候超过了他们的父母。

列夫·托尔斯泰说：“爱和善就是真实和幸福，而且是世界上真实存在和唯一可能的幸福。”特殊的职业，特殊的使命，给了我一份播撒爱和善的种子，也给了我一份满满的幸福。

朋友好奇地问：要借助手势完成和一群听不见声音的孩子进行交流，能有多幸福呢？我这样说给朋友听：手语和你脸上的笑，眼里的笑意一样动人，手语还能够和有声音的语言会心会意，我每天使用“动人”和“会心会意”的手语，也是在享受一些附加的幸福。朋友听了，认真地地点了点头。

(顾威)

# 手语里的幸福

仇立敏

当我坐下来，再次提及手语是一种美丽的语言时，我确定，我已经爱上了手语。

第一次发现手语的美是在我的学生时代。毕业季，残疾人艺术团为即将告别校园的我们送来一台文艺演出。其中，听障孩子们表演的手语歌触动了我们，他们打出的每一个手势都是那样婀娜，那样柔美和雅致，让我的心不自觉地沉浸其中。在这之前，我从来都不知道手语还可以化作为一种艺术，便感动于听障孩子们带来的唯美视觉盛宴。

再次发现手语的美，是听障孩子们用手语和我的一次交谈。

和大多数女孩一样，师范毕业后，我走进了教师队伍。若有什么不同，就是走进了一所特殊教育学校，做了一名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。

说实话，我是怀着些许不安来到这样一所学校的。上班的第一天，我沿着宽敞明亮的走廊走进了一间教室。孩子们围拢过来，用手语一字一句告诉我，因为他们听力残疾，做他们的老师会很辛苦；他们和我一样，除了没有听力之外……我默默地用目光追随孩子们打出的每一个手势，默默地用目光追随孩子们眼神里流露出来的纯净与真挚。我又一次被感动了，尽管孩子们在用手语和我交谈，可我分明感受到了孩子们用的一颗心来表达情感啊。那一刻，我似乎体会到了所有生命里共同的愿望，共同的坚持，共同的快乐。也是在那一刻，我爱上了这样一群孩子，爱上了手语。

我用手语教孩子们学文化。为了让孩

们学好文化知识，我创设语言情境，让孩子们在语境中学习。为了让孩子们涉猎更多的文化知识，我在交往中发展和丰富孩子们的语言。我也常用手语告诉孩子们要热爱生活，因为我希望他们能像小树一样健康茁壮地成长。

我用手语和孩子们交流思想，传递情感，孩子们也是。他们遇到不懂的词句，会向我请教词句的意思，手语的表达方式。他们也常和我聊天，用手语诉说他们心中的一些小悲伤，小盼望。他们与我的这种交流在我看来，不仅是老师与学生的对话，也是心灵与心灵的对话，生命与生命的对话。

真好，有一种供这群失聪孩子与人交际和交流思想的手语。不知道是谁如此聪慧，为